

简论《时间》的民族意识

李 文^①

(新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乌鲁木齐 830054)

摘 要: 吉狄马加作为当代著名彝族诗人, 是较早具有族性意识的少数民族诗人之一。其创作表现出浓郁的民族归属感和对本民族的爱, 当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着被包围和消解的命运时, 他把传承本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 使少数民族文学彰显出其特色和价值。

关键词: 吉狄马加; 《时间》; 民族文学; 彝族

On Nationality Consciousness in *TME*

LI W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Wulumuqi Xinjiang 830054, China)

Abstract As a famous poet of Yimin nation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Jidi Majia is one of the few minority nationality poets who have nationality consciousness earlier. When the minority nationality culture is confronted with the situation of being surrounded and eliminated, Jidi Majia shows the vehement nationality consciousness. His creation expresses his strong nationality belonging and his love for his nationality. He takes it his mission to transmit and inherit the nationality culture so that the minority nationality literature can show both its features and values.

Key words Jidi Majia; *TME*; nationality culture; Yimin nationality

吉狄马加是我国当代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彝族诗人, 是少数民族诗人群体中为数不多的较早具有族性意识的诗人之一。在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消解日益严重的今天, 少数民族作家在寻求民族归属感的同时, 在创作中更多地展现和传承多元文化共存中的少数民族文化, 已经成为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首要任务, 而吉狄马加正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时间》是吉狄马加于 2006 年 10 月出版的一部诗集, 在诗集中, 诗人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

一 民族归属感: “神人支呷阿鲁的子孙”

《时间》出版后, 杨清发和绿原先后对其评介。杨清发说: “整本诗集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视野里的世界关怀。”^[1] 绿原评吉狄马加“他为什么写诗呢? 因为他是‘神人支呷阿鲁的子孙’, 他‘渴望表达’。”^[2] 这是一种民族归属感, 民族归属感恰恰就是民族意识的凸显。

诗集《时间》满载着吉狄马加强烈的民族归属感, “吉狄马加为自己是一个彝人而自豪, 所以诗歌中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意识与对自我的民族身份的一再强调。”^[1] 在《自画像》中, 诗人向全世界宣布: “我——是——彝——人。”每个字用破折号分隔, 诗人以呐喊的形式证明自己的身份。诗人想让

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他的声音, 这是何等深厚的民族之情。“可以告诉你, 我是一个游牧民族的儿子”(《天涯海角》), 人类在天涯海角之间穿梭着, 一刻也不得闲地奔波着, “就这样追寻着时间”, “其实人类从来就没有一个所谓的终点”(《天涯海角》), 在这样的情况下, 诗人道出了他的身份, 似乎有一些特立独行的味道, 大家都在为不同的事情忙碌, 可能是去“繁忙的码头”(《天涯海角》)或者是到“陌生的车站”(《天涯海角》), 但是诗人丝毫不为这些所动, 泰然处之, 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令他骄傲的身份“一个游牧民族的儿子”(《天涯海角》)。

吉狄马加说, “我写诗, 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彝族, 我的母亲也是彝族。他们都是神人支呷阿鲁的子孙”,^{[3][15]} 彝族人民以祖先崇拜为核心, 同时兼有图腾崇拜、自然崇拜, 因此, 吉狄马加又在诗中强调, “有一种东西, 虽然不属于现实, 但我完全相信, 鹰是我们的父亲”(《看不见的波动》), “我曾一千次守望过群山, 那是因为我 know 我是鹰的后代。”(《彝人之歌》)彝族人民把鹰作为图腾, 认为自己血脉中含有奔流不息的鹰的血液, “有一种东西, 似乎永远不会消失, 如果作为一个彝人, 你还活在世上!”(《看不见的波动》)彝人的身

① 收稿日期: 2009-04-20

作者简介: 李文, 女, 河南新乡人, 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96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份不论在何时何地都不能改变也无法改变,吉狄马加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已经渗入血液深入骨髓。“我的头颅,那彝人的头颅,将刻上人类友爱的诗句”(《古老的土地》)这种民族归属感是吉狄马加民族意识的有力表现,他为身为彝人、身为神人支呷阿鲁的子孙、身为鹰的后代而感到自豪。

二 民族深情:“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

杨宗泽曾这样评价吉狄马加的诗,“跃动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充满了诗人对于他的民族和养育他的那片土地以及繁衍生息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的源于血脉的挚爱。”^{[3][32]}正是源于强烈的民族意识,吉狄马加才会对本民族、对生他养他的土地、对彝族人民产生无限的爱。“如果没有大凉山和我的民族,就不会有我这个诗人”(《致自己》),诗人对大凉山和彝族充满了赞美和感激之情,这实质上就是民族意识的凸显。“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不只因为在这土地上/有着我们千百条深沉的野性的河流/祖先的血液在日日夜夜地流淌……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不只因为那些如梦的古歌……不只因为在这土地上/有着我们温暖的瓦板屋/我们的古磨还在黄昏时分歌唱……”(《土地》),吉狄马加把对彝族和故土的爱如徐徐打开的画卷一般展示出来,这片土地孕育了彝族的古老文化,孕育了彝人坚强勇敢的性格,孕育了热爱和平和自由的彝族人民。

正如徐其超所说,“彝族是威武不屈的英雄的民族,多情重义的善良的民族,热爱和平、自由,胸怀美丽宽广的民族”^[4],生长在这样一个有着诸多优点和特色的民族,吉狄马加自然会在诗作中把彝族的这些特点一一呈现出来。李鸿然也曾这样评价吉狄马加,“他与自己的民族和故土,始终保持着内在的生命联系。他的诗歌,主要价值不在于形式或技巧,而在于感性地显现了彝人的文化精神和彝人的灵魂,为中国当代多民族诗歌创作提供了示范,并使世人对彝族的认识迅速地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5]

一位年轻的猎人在晚上回到家后,“他睡在那间/有女人的头发味和孩子的奶香味的小屋里”(《“睡”的和弦》)。彝人生活在瓦板屋里,晚上大家都会围着火塘聊天,可想而知这是一种多么温暖的充满亲情的氛围。睡觉的时候,这种亲情被再一次升温,嗅着女人的头发味和孩子的奶香味酣睡的猎人是多么地幸福。在现代社会,这种亲情却是一种缺失,城市中快节奏的生活和过大的压力使人们无暇静下心来和家人沟通,人们有时甚至不再明白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努力工作?吉狄马加给我们展现出来一幅平和安详的生活图景,这是彝族人民生活最本真的一面。而诗人是多么希望这种祥和的生活场景能一直伴随着彝族人民,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彝族子孙茁壮成长。

如同吉狄马加所说:“我想通过我的诗,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的民族,了解我的民族的生存状态。”^[6]由于对本民族的爱,吉狄马加要向世人展示彝族,让世人了解这个古老的民族。“就这样向右悄悄地睡去/睡成一条长长的河流/睡成一架绵绵的山脉……只有她的左手还漂浮着/皮肤上一定有温度/血管里一定有血流……就这样向右悄悄地睡去/世间的

一切都要消失/在浩瀚的苍穹中/在不死的记忆里/只有她的左手还漂浮着/那么温柔,那么美丽,那么自由”(《母亲们的手》),这是吉狄马加谱写出的彝人母亲的颂歌,诗作中处处流淌的都是吉狄马加对彝人母亲的崇敬之情、仰慕之爱。“我渴望/在一个没有月琴的街头/在一个没有口弦的异乡/也能看见有一只鹰/飞翔在自由的天上”(《我渴望》),对民族的爱、对故土的爱、对彝族人民的爱这些都是民族意识的有力表现。

三 民族文化遗产:“我梦见过那样一些颜色”

柳爱江曾说:“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的根,是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7]民族文化如此之重要,因此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时,注重的是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化,这些就构成了作品的独特魅力。

同样,彝族文化是吉狄马加进行创作的源泉,对少数民族文化在全球语境下缺失的忧患感,则是他进行创作的不竭动力,而他创作的目的则是使本民族文化得以传承,诗歌已然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的手段之一。“我梦见过那样一些颜色……我梦见过黑色/我梦见过黑色的披毡被人高高地扬起/黑色的祭品独自走向祖先的魂灵/黑色的英雄结上爬满了不落的星……我梦见过红色/我梦见过红色的飘带在牛角上鸣响/红色的长裙在吹动一支缠绵的谣曲/红色的马鞍幻想着自由自在地飞翔……我梦见过黄色/我梦见过一千把黄色的伞在远山歌唱/黄色的衣边牵着了跳荡的太阳/黄色的口弦在闪动明亮的翅膀”(《彝人梦见的颜色》),红黄黑三色是彝人永恒的颜色,“红色是火文化,象征神圣和荣耀;黄色是精神文化,象征善良和友谊,象征金子一样珍贵的品德和永恒的道义;黑色是铁文化,象征坚韧刚强,纯洁无瑕,深沉凝重。三色文化是彝族文化的精髓”,^{[8][104]}吉狄马加用诗歌诠释了这三种颜色,诠释了彝族文化,这实际上就是对彝族文化的传承。

孙静轩说:“他走出了大凉山的山谷,以现代人的目光,从当代世界文化的角度去审视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才得以把握本民族的真实形象和精神,使之得到升华。”^[9]吉狄马加站在文学的层面上来审视本民族文化的同时,更多的是一种回归,回归到古老的彝族文化,进而挖掘出民族特质。吉狄马加以现代性的眼光,重新审视本民族文化,在回归中发掘出民族文化的精华,把握住了民族文化的精神,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深埋在他内心里的强烈的民族意识。但是当吉狄马加意识到处于弱势的本民族文化正在被强势文化所包围和消解时,他首先表现出的是忧患意识,即对本民族文化和传统难以传承下去的忧虑情绪,通过他的诗歌一次次地得到表达。“妈妈,你能告诉我吗?我失去的口弦是否还能找到”(《追念》),吉狄马加想要找到已经丢失的口弦,因为口弦实际上象征着彝族的传统文化。“其实它更像/一团白色的雾霭/沿着山岗慢慢地离去/没有一点声音/但弥漫着回忆”(《失去的传统》),彝族的传统就这样默默地消散离去,诗人只能通过回忆来遥想民族的古老传统。

吉狄马加曾明确表示,“我们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

事实是,在今天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包围和消解,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10]在忧患意识的作用下,吉狄马加的民族使命感油然而生,“假如有一天猎人再没有回来/它的篝火就要熄了/只要冒着青烟/那猎人的儿子/定会把篝火点燃”(《猎人岩》),作为彝人的子孙,吉狄马加毅然决然地担负起“点燃篝火”的责任,担负起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

吉狄马加说:“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意识到向本民族历史文化土壤的掘进,是一种历史的自觉。这些作家带着日益强化的民族使命感投入到创作中,努力维护着本民族文化中美好的东西。”^[11]由于吉狄马加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因此传承民族文化已经成为他的民族使命。冉隆中也曾说过:“在吉狄马加看来,彝族(包括其他少数民族)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创造,因此,理清各少数民族文化的源头,并让其生生不息,发扬光大,本身就是对中华民族文化最切实的爱护和建设。也因此,自己理所当然地有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承传和弘扬的使命和责任,而担当的最好形式,就是用自己最独特的诗歌语言来加以实现。”^[12]

吉狄马加坦言:“毋庸讳言,对于我的部落和那长长的家谱来说,我将承担一种从未有过的使命。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瞬息即逝的时间,我清楚地意识到,彝人的文化正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在多种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我担心有一天我们的传统将离我们而远去,我们固有的对价值的判断,也将变得越来越模糊。我明白我是这个古老文化的继承者,我承认我的整个创作,都来自于我所熟悉的这个文化。”^[13]因为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所以作为一个古老文化的继承者,吉狄马加要继续传承民族文化。

民族的古老文化孕育了吉狄马加这样优秀的少数民族诗人,彝族人民对红黄黑三种颜色的崇尚,对火的崇敬,对鹰图腾的崇拜,以及口弦和月琴,还有彝族的音乐和舞蹈,民间文学中的神话和史诗等,这些富于特色的民族文化,成为他作品中的独特魅力和价值之所在,使彝族文化通过诗歌这种文学体裁得以传承下去。

四 人类意识:“孩子,要热爱人”

诗集《时间》表现了吉狄马加强烈的民族意识,但他并不仅仅囿于民族意识,而是在表现民族意识的同时,使自己的情感升华到一种对整个国家、民族和人类的探索,表现出人类意识。“我的歌……是献给祖国母亲的/最崇高的爱情”(《我的歌》),“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只想给你留下这样一句诗:——孩子,要热爱人!”(《这个世界的欢迎词》),诗歌中流露出的是对国家、对中华民族、对人类的爱。吉狄马加说:“只有关注人类和命运,才能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人类意识的作品。”^[10]“我写诗,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核原子的时代,我们更加渴望的是人类的和平。……我写诗,是因为对人类的理解不是一句空洞无物的话,它需要我们去拥抱和

爱。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哪怕是对一个小小的部落作深刻的理解,它也是会有人类性的。对此我深信无疑。”^{[3][317]}在面战火不断、冲突不止的动荡的世界局势时,吉狄马加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只有一条道路是唯一的选择/——那就是和平!”(《在绝望与希望之间》)

胡沛萍说:“诗歌语言背后有诗人深厚的情思,这些情思在吉狄马加那里关乎民族、国家、生死大义、前途命运、文化传承,乃至整个人类的存在境遇。”吉狄马加深信不疑地认为,只有把民族元素加入作品中,才能真正达到文学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化,使少数民族文学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环境中,表现出其独特的价值。我们期待着多姿多彩的民族元素在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中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 [1] 杨清发. 站在世界时间上的吉狄马加——评吉狄马加的诗集《时间》[J]. 当代文坛, 2007(2).
- [2] 绿原. 吉狄马加: 一个真正的诗人[J]. 作品, 2007(4).
- [3] 吉狄马加. 时间[M]. 昆明: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
- [4] 徐其超. 民族的 现代的 世界的[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5).
- [5] 李鸿然. 彝族文化身份与世界文化意识[J]. 民族文学研究, 2004(4).
- [6] 吉狄马加. 吉狄马加的诗与文[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397.
- [7] 柳爱江. 边缘的意义[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2).
- [8] 徐其超. 罗布江村: 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1
- [9] 孙静轩. 序《一个彝人的梦想》[J]. 当代文坛, 1987(6).
- [10] 吉狄马加. 在全球化语境下超越国界的各民族文学的共同性[J]. 民族文学, 2002(8).
- [11] 吉狄马加. 叶梅的恩施——中篇小说集《最后的土司》序[J]. 民族文学, 2003(9).
- [12] 冉隆中. 民族的歌者和智者[J]. 金沙江文艺, 2006(3).
- [13] 吉狄马加. 吉狄马加诗选[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2 封底.
- [14] 吉狄马加. 序《冉庄文集》[J].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2003(2).
- [15] 吉狄马加. 序文三篇——序《和国才散文选》[J]. 民族文学, 2001(8).

责任编辑: 卫 华